

原 屈

中國歷史
研究會
編輯

漢
鐸



第三輯

學 術 先 進

編 著

舒 恩 帶

游 國 治

主 編

展 廉

公 維

潘 印

利 勝 出 版 公 司 印 行

齊 魯

齊 魯

齊 魯

齊 魯



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第三輯

學
術
先
進

屈

原

游國恩編著

勝利出版公司印行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屈 原

定價國幣三元六角

(外埠酌加郵運匯費)

編 著 者 游 國 恩

發 行 人 印 維 廉

總發行所 勝利出版公司
南京中山北路三三三號

上海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

北平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一號

經 售 處 各埠各大書局

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平版

作者小傳

游國恩先生，字澤承，現年四十八歲，江西臨川人，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。歷任武漢大學，青島大學講師，山東大學，中華大學教授。先生精研楚辭，二十餘年，先後撰述「楚辭概論」，「先秦文學」，「讀騷論微」等書，極爲士林所推崇。本書主旨，在使讀者瞭解屈原之時代背景，文學地位，及其有功於我國民族性格及政治道德之培養。至其對於屈子姓名，里貫，家世，及其學術思想篇章文藝諸問題之考證論定，不獨發前人所未發，亦可補游先生以前著述所未及。現任北京大學教授，兼西南聯大教授。

勝利出版公司編印組謹識

三十五年四月

題記

今年三月間，接到潘公展先生的信，他要我爲勝利出版社所計劃編纂的『中國名賢故事集』中的『屈原』擔任撰述。據他說，本來是約梁宗岱先生寫的，因爲梁先生太忙，才轉薦我來承乏。我與潘先生和梁先生都不認識，這盛意是很可感的。

老實說，當時我所以答應潘先生的動機，本想藉此得點稿費，減少我的生活困難，他限我六月底以前要交稿，時間相當迫促。我那時並未詳加考慮，就貿然的答應下來。但這並非我過於冒失；倘若我肯利用我的關於楚辭的舊著，偷工減料，潦草塞責，在兩三個月內寫成一本『屈原』，是可以辦到的，不過我不願意這麼做。一來我不願舊話重提，二來我還有些新的意見，想趁此機會寫出來；所以一轉念間，我便放棄急就的計劃，打算寫一本比較像點樣兒的屈原傳記。由於這一點責任心的驅使，無形中就增加我的負擔。誰知意外的阻礙延緩了我的工作進行，一直耽擱到如今。勝利出版社的印刷計

書不免也因此耽誤了。這對於潘先生是要十分抱歉的。

當我着手起草時，就面臨着兩重困難：第一是沒有參考書，第二是沒有時間。老實說，我手頭連『左傳』『戰國策』都沒有，現代人寫的關於屈原的書，甚至連我自己所編的書也一本都沒有；等我把那些必要翻檢的書籍調齊，已經是將近一個月的工夫了。那時我住在昆明的鄉間，每星期進城上課一次，必須在城住宿一兩夜；而每次往返城鄉四十里，時間的消耗就很可觀，疲乏的恢復當然更不消說。回到家來，除了照例幫着太助理家務，有時還要『趕街子』買小菜或柴炭之類。總計每一星期中允許我工作的時間實在太有限。但事實上我是在盡我的可能的努力把自己拖着跑了。七月中旬，我搬到城中老友白潛叔先生的潛廬居住，借書或查書較為方便，時間的無謂消耗也減少了。但另外幾種原因又在隨時侵蝕我的寶貴的時間。而勝利出版社又不時函電來催稿，我真急壞了，因為早已領用了他的稿費。

還有一事值得記載：當十月三日晚上七點鐘，我正擬寫稿子，忽然四周槍聲大作，

而且極其接近；原來我們窗外的廣場被用作臨時的機關槍陣地。一時步槍機關槍衝鋒槍迫擊砲的響聲震耳欲聾。子彈從窗裡穿進來，天花板打成幾個窟窿。彈片和電線上的磁夾片颼颼的散在樓板上。我們和潛慮主人的全家，倉皇跑到樓下去避難，就在地板上開地鋪。當夜槍聲時斷時續，忽張忽弛，那裡睡得着覺。幸而緊張恐怖的局面，三天以後就過去了。但精神上的不安，却經過很久才恢復常態。接着電燈公司時常輪流停電，以致寫作時輟。爲了加速完成『屈原』，我常常被迫採用古老的油燈來照明。這也是延緩本書寫成的原因。

最後我有點感想。回憶十年前，在一個島上教書，講授『楚辭』。那時候正是日本加緊侵略華北的時候。平津不必說，我就親眼看見日本浪人搗毀膠海關。他們公開的偷運白銀和白麵，種種不法行爲，鬧得不成樣子。我真的在替國家擔憂。我那時講『楚辭』，的確是有意在做宣傳工作，宣傳『三戶亡秦』的民族主義。記得在我所編的『楚辭講疏長編』的序文裡，最後有這麼一段話：

『凡亡人之國者，必亡其民之性。文字者，民性之所寄，其潛力終不可侮。故秦既滅六國，即用李斯之議，罷六國文字之不與秦合者，會同文書。又燔滅詩書，以愚黔首。其深刻慘酷，雖今世兇夷，何以遠過？夫楚既仇秦，則秦之所以防楚者必周，而摧滅其人之性者亦必甚。屈子之文，最易激發人情，宜爲秦人之所忌。度其時『楚辭』一書，非焚即禁，與詩書百家同例。其幸而獲存者，則秦之速亡，諷誦猶在人口故也。嗟夫！國難深矣！世之人儻亦有讀屈子之文而興起者乎？則庶乎三閭之孤憤爲不虛；而區區之志，亦可與忠義之士相見於天下矣。』（見讀騷論微初集。）

在當時，我只深深感到國家民族前途之可慮，那裡料到十年之後，專以侵略我國爲事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會有今天呢？現在，我這書的寫成，恰在日本向我們『屈膝』之後，我是如何的興奮與愉快啊！

三十四年十二月七日自記於昆明北倉坡之潛廬

目次

一、導言·····	一
二、屈原時代的國際形勢·····附表·····	一三
三、屈原時代的楚國外交·····	三八
四、屈原的姓名里貫及家世·····	五四
五、屈原的政治生活及外交主張·····	七二
六、屈原的放逐與自沈·····	八五
七、屈原的學術思想·····	一〇三
八、屈原的文學·····	一三六
九、從屈原的死到楚國滅亡·····	一八〇
十、文學的潛力與楚國復興·····	一九〇

目次

二

附錄

..... 1103

楚辭女性中心說

..... 1103

屈原

游國恩編著

一 導 言

三十年前，屈原這人的有無，及楚辭中離騷九章等篇的真偽，都成爲問題了。這些問題的發生，是起於現代一位經學家四川井研縣的廖季平（平）先生。據謝无量先生的楚詞新論（民國十二年商務版）說：『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，見著廖季平先生，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看，說屈原並沒有這人。』接着，他介紹了廖先生的意見，有下面一段話：

他第一件說，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不對的，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。他那傳中的事實，前後矛盾，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，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

代。……他第三件說，離騷首句『帝高陽之苗裔』是秦始皇的自序，其他屈原的文章，多半是秦博士所作。史記：『始皇不樂，使博士爲仙真人詩，及所行游天下，傳令樂人歌弦之。』（始皇三十六年）

這意見的不能成立，已經謝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先後詳加辨駁了。（見楚詞新論及屈原研究）這裡無須多講。廖先生的楚詞新解我未曾看見過，也不知謝先生所見到的是稿本還是刻本。但他的正式著述六譯館叢書（民國十年四川存古書局刊）中的楚詞講義一種（不分卷）却並沒有說過屈原沒有這人。他對於楚詞的重要意見不過是下面幾點，我可以摘鈔幾條出來。（每條的數目字是我加的）

（一）秦本記：始皇三十六年，使博士爲仙真人詩，即楚詞也，楚詞即九章，遠游，卜居，漁父，大招諸篇。著錄多人，故詞重意複，工拙不一，知非屈子一人所作。當日始皇有博士七十人，命題之後，各有呈撰。年湮歲遠，遺佚姓氏。及史公主傳，後人附會改說，多不可通。又僅綴拾漁父懷沙二篇，而遠游卜居大招悉未登述。可知

遠游卜居大招諸什，非屈子一人撰。而漁父懷沙因緣蹈誤，不過託之屈子一人而已。著書諱名，文人恒事。使爲屈子一人擬撰，自當整齊故事，掃滌陳言；不至旨意重複，詞語參差若此。橘頌：『受命詔以昭詩』，（按此惜往日文，誤作橘頌。『詩』一本作『時』）即序始皇使爲仙真人詩之意。（楚詞講義總叙）『總叙』二字也是我加的。

（二）舊說以楚詞爲屈原作，予則以爲秦博士作，文見始皇本紀三十六年。自注云：『楚詞爲詞章之祖。漢人惡秦，因託之屈子。屈原列傳多駁文，不可通。後人刪補，非原文』。

（三）考洪氏補註數十篇，並無屈子作明文，惟卜居漁父二篇中有屈子名姓；故曰，後人遂以爲屈子作楚詞。

（四）秦博士借屈子之名，以明易『咸』『恒』之義，文非屈子作。凡古人文中人名皆屬寓言。（以上三條楚詞講第一課）

(五)離騷，据秦本記以爲始皇博士作，皆言求仙魂游事。又博士七十餘人，各有撰述，題目則同，所以如此重犯。彙集諸博士之作，成此一書，如學堂課卷，則不厭雷同。自注云：『漢初人惡其出於秦，乃以有屈子名，遂歸之屈，其實不然。』（楚詞講義第十課）

根據以上所引，與謝无量先生所述的大概相同。（此外怪說還很多，不必具引。引的只是與楚辭的作者問題有關的）但他都沒有根本否認屈原其人的話。而且據第一條看來，似乎反而承認屈原這人是有的了。他所再三強調主張者，不過說楚辭是秦博士所作，託之屈原而已。惟其中第二第三第五各條又謂後人或漢人託之屈子，則又自岐其說。廖先生這一套意見，我不能理解，不願加以辯駁。只把他們介紹出來，讓研究屈原研究楚辭的人們看看這些新奇的說法能不能站得住。

到了民國十二年，胡適之（適）先生又作了一篇讀楚辭，（初見努力週報的讀書雜誌中，後來收入胡適文存第二集卷一。）他更明白提出懷疑，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

沒有。他的理由也是以爲史記的屈原賈生列傳不可靠。也會經陸侃如先生謝无量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後解釋和辯說過了。（見屈原楚詞新論及屈原研究）但胡先生在他的那篇讀楚辭一文中也並不堅持屈原必無此人。所以截至現在爲止，屈原還是不可動搖，他的存在還是不可否認。即今所傳他所作的楚辭，雖不免有些後人的作品，但若一筆抹煞統統認爲秦博士的仙真人詩，恐怕無人敢信。

所以屈原這個人的存在，以及楚辭大部分的可靠，是不成問題的。不但不成問題，而且從死後一直到現在，整整的二千一百年，他和他的文章——楚辭還是與日月爭光的了。

然而由漢至今，崇拜屈原及欣賞楚辭的人雖很多，而真正瞭解屈原及楚辭的人則甚少。一般人對屈原的看法，大概不出乎志潔行廉，『嶢然泥而不滓』而對於離騷（甚至他的全部作品）的看法，亦無非自怨而生。這固然不錯，但我以爲屈原若只是這樣一個清白的高士，則決不成其爲屈原；離騷（甚至他全部作品）若只是一張冤單式的自訴，

也決不成其爲離騷了。

我以爲想瞭解屈原，至少要從以下幾方面來看：

第一：在一般人的觀念中，屈原只是一個第一流的文人或詩家，不錯，他是文人，也是詩家，但據我看，他本是一位有主張有見識的政治家。文學的成就，不過是他在政治上失敗的結果。這並非故意誇張，只消舉出他的兩句話，就可以證明，離騷的最末兩句說：

『既莫足與爲美政兮，

吾將從彭咸之所居。』

『政』字不分明擺在眼前麼？他所謂『美政』並不是什麼修齊治平的儒家的理想政治，而只是兩項大綱。這大綱平凡而切實，是戰國時一般政治家常常採用，而收效最速的法宝。這便是內則法治，外則合從。史記本傳載他爲左徒時，楚懷王便使造爲憲令；而他的文章裡面也提到這件事，如惜往日所謂『奉先功以照下，明法度之嫌疑』者，已够證

明他傾向法治。離騷中所說的規矩繩墨方圓等名詞，都應該當作法度看。而且從許多與此類似的話看來，都足以暗示他的法治主張始終不變。（參看第六章）談到法治，儒家們是很看不起的；但他的確是救亡圖存，甚至轉弱為強的良藥。這副藥，吳起曾獻給遇楚悼王，衛鞅曾獻給過秦孝公，都發生了特效。不過法家為治，明法審令，辨尊卑等級，摧抑豪強公族，於國家最有利，而不便於貴親。所以吳起衛鞅雖於國家有大功，但不久都遭殺身之禍。於此我們可以想到屈原為憲令而被譏謗的實情了；可以完全看到楚國當時的政治鬥爭的影子了。屈原的終於被譏放逐，便是楚國的黨人貴族們的勝利了。至於他的外交主張，就是合從抗秦。這雖然不是他的發明，而却是楚國最好的外交政策。他一向主張聯齊拒秦，所以秦惠王首先就要派張儀來破壞他。結果張儀成功了，楚國就馬上吃大虧。後來，屈原再起用，諫懷王釋張儀，諫與秦昭王會武關，而斥為虎狼之國，都足以代表他一貫的外交政策。（參看第三第五章）而楚國的貴戚，既不滿於屈原的法治，所以遇事都與他反對，必欲去之而後快。於是屈原主聯齊，他們便主聯